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语段

1.
伊纹光是坐在那就像便利商店一本四十九元的迷你言情小说封面，笑得飘飘欲仙。她欲仙而仙我，她飘飘然而飘我。
2.
一个人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商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
3.
我看过你早起的眼屎，听过你冲马桶的声音，闻过年的汗巾，吃过你吃过的饭菜，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一只小洋娃娃，但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太爱你了。
4.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怡婷，你可以写一本生气的书，你想想，能看到你的书的人是多么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
5.
恋爱啊，恋爱是不一样的，柏拉图说人索求他缺失的另一半，那就是说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可是合起来就变成一个了，你们懂吗？像你们这样，无论缺少或多出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有一个人与你镜像对称，只有永远合不起来，才可以永远作伴。
6.
婚礼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意思不但是女人里外的美要开始下坡，而且暗示女人要自动自发地把所有的性吸引力收到潘多拉的盒子里。她和一维的大双人床，是她唯一可以尽情展演美貌的地方。

7.
一个恶俗的语境 有钱有势的男人，年轻貌美的小三，泪涟涟的老婆把一切看成一个庸钝语境，一出八点档，因为人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确实存在非人的痛苦，人在隐约明白的当下就会加以否认，否则人小小的和平就显得坏心了。
8.
她的罪不但是让老钱太太的儿子从一堵墙之隔变成一面天花板，更是因为老钱太太深处知道自己儿子配不上她。
9.
后来遇见她，我的整个人生改变了。忧郁是镜子，愤怒是窗。是她把我从幻觉幻听的哈哈镜前拉开，陪我看净几明窗前的风景。我很感谢她。虽然那风景是地狱。
10.
怡婷的脸像个辽阔的战场，小雀斑是无数闷烧的火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羡慕什么，你好残忍，我们才十三岁啊”思琪放声大哭，眼泪渐渐拉长了五官，融蚀了嘴型。怡婷真的看不懂。
11.
怡婷看得很清楚，在伊纹姐姐碰到一维哥哥的手时，伊纹姐姐一瞬间露出奇异的表情，她一直以为那是新娘子的娇羞，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维在伊纹心里放养了一只名叫“害怕”的小兽，小兽在冲撞伊纹五官的栅栏。那是痛楚的蒙太奇。后来，升学，离家，她们听说一维还打到伊纹姐姐流掉孩子。老钱太太最想要的男孩。
12.
黑色加白色等于灰色，她热爱色彩的算数，也就是为什么她钢琴老弹不好。世界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错的。
13.
喜欢陪一维飞日本，一维去工作，她就从他们在银座的公寓里走出来：闲晃大半天。日本真好，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待办事项四个字，每个人走

路都急得像赶一场亲人的喜事，或是丧事。

14.

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

15.

体温渐渐融化了糖，黏在手指上，思琪干脆就手吃起来。怡婷孵出笑，唇语说：“真难看。”思琪本来想回，你才难看。话到了嘴边，和糖一起吞回去，因为说的怡婷，那就像真骂人。怡婷马上发觉了，孵出来的笑整个地破了。

16.

星期二要补习，每次骑车与你擦肩而过，渐渐地，前前后后的日子都沾上了星期二的光，整个星期都灿烂起来。

17.

出了口马上发现说错话，脸色像寿司师傅在板前用喷枪炙烧的大虾。一维笑笑没说话。既然妳以后会答应我。既然妳改口喊我名字。他收起盒子，伊纹的脸熟了就生不回去了。

18.

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我不愿伤害她们。不愿猎奇。不愿煽情。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一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19.

文学的生命力就是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也并不向人张扬，只是自己幽幽地、默默地快乐。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

20.

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

西！我是从前的我的废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21.

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22.

刚刚在饭桌上，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23.

坐在靠窗的座位，有阳光被叶子筛下来，在粉红色日记本子上，圆滚滚、亮晶晶的。手伸进光影里，就像长出豹纹一样。

24.

喝了咖啡马上想起伊纹姐姐和毛毛先生。其实他们大概也没有什么。可是伊纹姐姐衔着连接词，思琪没办法再把一维哥哥连上去了。是一维哥哥自己先把相扣的手指松开，变成巴掌和拳头的。

25.

伊纹姐姐问：“你要说吗？没办法说也没关系，不过你要知道，没办法说的事情还是可以对我说，你就当我是‘没人’吧”。

26.

关于逝去青春的话题是一种手拉手踢腿的舞蹈，在这个舞蹈里她们从未被牵起，一个最坚贞的圆实际上就是最排外的圆。尽管后来刘怡婷明白，还有青春可以失去的不是那些大人，而是她们。

27.

我很难不去看白长裤你小小的膝盖上一皱一皱地，像潮汐一样。很难不去看你靠近我的这手用力地握了起来，握出手背上一根一根骨头，像是怕我会情不自禁去牵你。我也无法不去想象你的墨镜下拳头的痕迹。

28.

她永远在想思琪，事过境迁很久以后，她终于明白思琪那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这世界，是房思琪素未谋面的故乡。

29.

婚礼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意思不但是女人里外的美要开始下坡，而且暗示女人要自发地把所有的性吸引力收到潘多拉盒子里。

30.

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人看得到也没人需要的北极星。

31.

她知道的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孩都来得多，但是她永远不能得知一个自知貌美的女子走在路上低眉敛首的心情。

32.

怡婷全身的毛孔都气喘发作，隔着眼泪的薄膜茫然四顾，觉得好吵，才发现自己刚刚在鸦号，一声声号哭像狩猎时被射中的禽鸟一只只声音缠绕着身体坠下来。

33.

我一直以为的眼熟，是像大众言情小说里那种一见如故，那种上辈子看过你。原来我真的看过你，原来那天那个让人无法直视的新娘是你。

34.

离开大楼的那天，回头看一眼，高大磅礴的大厦开着大门，里面亮晶晶的水晶灯像牙齿，像是张着大嘴要把她吃进去。

35.

有一天，她又把手伸进去的时候，顿悟到自己在干什么：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0dnovu16rj.html>